人與環境研究電子報  HERS

電子版專刊

2003年9月

《家》

|  |
| --- |
| [《家》專刊簡介](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2%96%B2  %E3%80%8A%E5%AE%B6%E3%80%8B%E5%B0%88%E5%88%8A%E7%B0%A1%E4%BB%8B) |
| [家。移動在瘟疫蔓延時          （選自網路與書）](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2%96%B2   %E5%AE%B6%E3%80%82%E7%A7%BB%E5%8B%95%E5%9C%A8%E7%98%9F%E7%96%AB%E8%94%93%E5%BB%B6%E6%99%82) |
| [家，自我之象徵                       （選自誠品好讀）](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2%96%B2   %E5%AE%B6%EF%BC%8C%E8%87%AA%E6%88%91%E4%B9%8B%E8%B1%A1%E5%BE%B5) |
| [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2%96%B2   %E7%A9%BA%E9%96%93%E8%A9%A9%E5%AD%B8)              [（選自《空間詩學》序）](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2%96%B2   %E7%A9%BA%E9%96%93%E8%A9%A9%E5%AD%B8) |
| [邀您一同參與](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2%96%B2   %E9%82%80%E6%82%A8%E4%B8%80%E5%90%8C%E5%8F%83%E8%88%87) |

|  |
| --- |
| ▲ 《家》專刊簡介 |
| 人與環境研究電子報的讀者大家好！闔家團員的中秋佳節來到，先預祝您佳節愉快。  在這個相聚時刻，家的意義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又再一次顯露它的重要性，這一期的電子報延續前面幾刊電子報的童書專題的概念，繼續與您分享在家屋、環境以及當中的人的感受，因此本期特別選錄了三篇談到「家」的文章，分別是《家，移動在瘟疫蔓延時》、《家，自我之象徵》與《 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組成一篇專刊，讓大家在與家人相聚的時刻當中思索家與生命、空間之間的關連。在文末亦提供相關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書籍，歡迎大家利用。  我們感謝您對於電子報的支持，也歡迎您給予我們批評指教！ |
| [back](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  HERS) |
| [▲](file:///G:\\%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4%B8%80%E7%89%884-1.htm" \l "%E7%92%B0%E5%A2%83%E5%BF%83%E7%90%86%E5%AD%B8%E5%B0%8F%E8%BE%AD%E5%85%B8)[家。移動在瘟疫蔓延時](file:///G:\%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4%B8%80%E7%89%884-1.htm#%E7%92%B0%E5%A2%83%E5%BF%83%E7%90%86%E5%AD%B8%E5%B0%8F%E8%BE%AD%E5%85%B8) |
| 選自《網路與書》，第六期，頁58-59.    家，移動在瘟疫蔓延時。  畢恆達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我有二個家，一個是我與家人情感交流、梳洗睡覺的地方，一個是我思考寫作閱讀與聆聽音樂的場所。因為有家，我的社會關係、我擁有的物品得到了歸屬，我知道今天沒有完成的事情明天起床以後就可以繼續，我可以在不需要耗費大腦精力的情況下就完成身體再生產的工作，因而可以專注於思考與創作的提昇。正由於固著，人的生活與生命得以延續開展。      固著對於老人可能尤其重要。有人說老人是空間的囚犯，因為逐漸失去了移動的能力。可是從另一角度來看，老人的記憶與想像卻遠遠超出他身體所在的空間。床邊的搖椅、餐桌上的燭台、牆上的照片，都有訴說不完的故事，與生命過往緊緊相連。而第一次約會的地點、孫子居住的城市，雖然身體到不了，可是卻深藏在記憶裡，仔細地蒐藏、回味。      家可能也是人們想要逃離的地方。不同的女子有著類似的遭遇，以致於離開原生父母的家，卻反而處處為家。甲女子在家中的生活遭受父親嚴重的控制與窺視，透明的隔間讓在書房中工作的父親可以輕易掌控臥房中女兒的一舉一動；乙女子晚上睡覺不能關上房門因為母親說這樣空氣才可以流通；而丙女子的父親甚至在女兒的房門安裝只能在外面上鎖的門鎖，以致於她夜夜從恐懼中驚醒。她們說只要離開家，心情頓時放鬆，夜晚寧願在街頭流浪，也不願提早回家。      在家中和父母一起看電影「喜宴」的同志，聽到父親責罵同性戀是變態不正常，他知道只要在家中他必須藏好同志書刊錄影帶、要隔絕同志朋友的電話與拜訪、而「春光乍洩」的電影海報只能躲起來欣賞，他知道只要在家裡他就不是完整的自己，因為他就是白先勇筆下的「孽子」。正如小說中的郭老所說：「你們這些孤鳥，終究還是要回到新公園這個老巢。」因為這裡才是同志的家。      家也是無數婦女工作、從事家務勞動的場所。傍晚時分，正在開車回家路上的先生，心想晚上太太會沏壺好茶陪他看電視的體育轉播；而此時正在廚房燒飯的太太，卻期待晚上先生可以陪她到戲院看場羅曼史電影。先生在外工作期待回家休息，太太卻在家勞動期待離家以休息。曾有一位女性，結婚多年之後帶著女兒到遠處旅行，母女倆坐在旅館的雙人床上徹夜聊天，第一次可以不用理會散落地上的髒衣服、未經折疊的被單，沒有堆積待洗的碗筷，她人在旅館裡卻反而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時時刻刻」裡的布朗夫人在烘焙了一個新蛋糕、將牛排解凍、將豆筴摘妥之後，她「必須」離開，然後再即時回家做晚餐、餵凱蒂的狗。她曾經試著躺在床上捧著書，但是無法專心；為了那個孩子、那個蛋糕、那個吻，她覺得心頭空洞、疲憊而頹喪。然而能去的地方出奇的少，她只是想要一個隱密、安靜、可以閱讀與思考的地方，然而圖書館、餐廳、商店、公園都不行，最後她到旅館投宿，只是想要在那裡讀二個小時的書。      固著與移動是一體的二面。因為有家才有所謂旅行，而旅行的終點通常是家。有的人出國，行李箱裡滿是家鄉熟悉的泡麵、肉乾與茶葉，住進旅館甚至把全家福照片放在床頭，以營造家的感覺。美國加州有一群人週末一定開車到附近的森林公園度假，電視機、烤肉架、雜誌一應俱全，而且幾戶鄰居一起出動，儼然就是鄰里巷道的翻版。旅行當然經常也讓人有了脫離熟悉生活脈絡的機會，從既定的社會規範中解脫。然後才有真實面對自我的機會，不再只是日復一日盲目過日子，把身邊事物視為理所當然。面對異文化，與其說是學習了別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倒不如說是更增加對於自身文化的理解，警覺原來自己以前是怎樣看待世界的。結果，移動增加了固著的深度。      年輕人總是喜歡旅行，想要發現新的世界。感嘆生命有限，而世界卻無限寬廣，於是馬不停蹄地蒐集一次又一次的旅行。有一天他會發現世界永遠也走不完，發現其實最想去的地方不是北極也不是非洲的蠻荒，而是他從小成長的地方。固著也好、移動也好，其實不是身體的問題，而是心靈如何安置的議題。          [back](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  HERS) |
| ▲   家，自我之象徵 |
| 家，自我之象徵，選自《誠品好讀》，91.11， 第27期，第42-44頁    家，自我之象徵。      畢恆達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當我們談到「家」的時候，其實它可能指涉三個不同的概念，分別是house (住屋/住宅)、family (家庭)與home (家)。「我的家非常的寬敞」、「今天晚上不回家」指的是house；「我家有四口人」指的是family；而「我有一個溫暖的家」則指的是home。住屋是一個物理空間，我們可以談論它的坪數、通風採光、格局配置等特質，但是它必須要經由持續個人化、經營與情感的投入才有可能成為家。家包含了我們賦予空間的心理、社會與文化意義。所以金錢可以買到住屋，卻無法買到一個家。然而我們稱為家的地方，儘管通常指的是住屋，但它也可能是一間研究室、一個小公園、城市、或國家。當然過度強調住宅與家的區別也有問題，當我們說「台北不是我的家」、「走訪美國，朋友的款待讓我有回家的感覺」的時候，家可能只是一個比喻而已。我們需要花心思探討的是住宅如何成為家。家可能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它可能幫助人的成長，也可能威脅人的基本生存。至於家庭則指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因婚姻、血統或收養關係而構成的團體。家庭如果沒有共同居住在同一個地方，則家的意義與功能可能會逐漸喪失。不過即使住在同一個住屋中，不同的性別、性傾向，以及位於不同權力位階的家庭成員，他們對於家的感覺也仍不同。      台灣的社會科學界對於家的研究，集中在family與house，卻很少出現關於home的研究。家庭學或家庭社會學的研究主題涵蓋家庭制度、婚姻、夫妻關係、親子關係、婦女就業與家庭、家務分工、家庭危機等，但是幾乎不談住屋空間與上述主題的交互影響關係為何。而人類學則研究親屬制度與住屋形式，卻又鮮少探討家的經驗與意義。      家的研究在國外受到許多學科（如建築、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尤其是環境心理學的重視。其原因有：1)在不同的社會中，住屋的形式與聚居狀況容或有所不同，但是家幾乎是普遍性的。2)家可以說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場所，它不只提供物理的舒適，也是生存所必需。3)家是心理意義發展的中心。個人在家中發展自我認同、學習人際界線的界定；而家庭成員則透過家聯繫彼此，再與社會結合。因此家可以說是心理與文化過程的核心。    住屋乃自我之象徵          Marc (1977)指出嬰兒在母親的子宮裡太舒服了，以至於他不想離開它，並且在出生之後就努力想再回到子宮裡，因此他蓋房子。房子的形式已經藏在人的內在。與其他世界隔離的非洲人，仍保有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兒童所畫的房子就傳達他們內在的聲音。當兒童畫房子的時候，他並沒有參考外界的模型。那個房子大致上是對稱的、輪廓並不清楚、基礎差不多是圓形的，其實它就是子宮。當人們建造一間房子時，他就是在創造一個和平、平靜和安全的領域，它是母親子宮的複製。從那裡我們離開世界去傾聽我們內在的韻律，並且創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免於危險的安全地方。當我們跨過門檻進入屋子，把門從我們後面關上時，我們就可以和自己成為一體。      Cooper (1974)採用容格(Jung)的理論架構以解釋住宅的象徵作用，即普遍的集體潛意識聯結人們及其原初，而原型--心理能量的節點--必須藉著象徵向外表現。Cooper指出住宅是自我的基本象徵。她引用社會科學文獻、文學、詩與夢的分析，以說明居室反映了人們如何正視自己為一個獨立個人以及其與外在世界的關係。Cooper視家為心理的延伸，經由和物質世界的親密關係，使得人格能夠成熟地成長。      但是如果住宅裡住的是房客、沒有關係的人群、僕人或定期來訪的客人，那又如何？它是誰的自我象徵？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建造房子。房屋做為一種商品，而且可能已經由陌生人住過幾年，如何能傳達此種象徵？(Saegert, 1985) 此外，住宅不只象徵自我為一獨特的人，也象徵團體認同(Pratt, 1982)。而Cooper有關獨立住宅(single house)做為一普遍、不變的象徵形式的論證則只是靜態的描述，忽略了地產商與政府政策在形塑獨立住宅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住屋作為社會表徵          Chapin (1935)嘗試利用四個尺度以決定人們的社經地位：文化設備、有效收入、物質資產以及社區活動的參與。他發現只要知道客廳裡的設備與東西就足以判斷一個人的社經地位。然此一分析只顯示客廳的東西與其他指標的相關度，但是以之做為社經地位的指標則落入了定義的循環(Baudrillard, 1981)。      假設客廳反應了人們社會認同的表現，許多研究者(如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 Bonnes, Giuiliani, Amoni, & Bernard, 1987; Duncan & Duncan, 1976; Laumann & House, 1970; Pratt, 1982; Weisner & Weibel, 1981)沿用Veblen (1899)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以及Goffman (1959)的「前台」(front region)的概念，以研究客廳陳設與社會地位的關係。他們除了關心社經地位的指標，也探討居民的社會與政治態度(Laumann & House, 1970)；他們不只調查居民客廳陳設的清單，也探討其式樣(Laumann & House, 1970)、佈置方式與維護(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考慮權力結構的社會過程，因此無論其實證之統計關係如何的精密都無法給予我們一幅階層社會的圖像(Baudrillard, 1981)。      Duncan與Duncan (1976)探討不同性質的社會地位以及表達社會地位的不同管道與方式。他們比較美國波士頓與印度二地區的傳統與新興社會菁英的家庭消費模式，並且利用社會網絡的可穿透性(impermeability)以解釋此二團體的差別。傳統菁英將錢花在社交活動以表達其社會身份。他們有一個極為緊密的社會網絡，因此可以依賴口語以維持其聲譽。但是新興菁英處於較鬆散的社會網絡，因此需要較持久可見的證據，例如住宅與裝潢，以重複地向不同的觀眾展示自己的地位，而不致耗盡其資源。      這些研究代表了社會科學裡的一支傳統，認為在現代消費社會裡，表現社會地位是住宅與物的主要意義。然而McCracken (1987)發現許多現代北美的中產家庭，利用物以營造家的感覺(homeyness)，做為對抗地位競爭的堡壘。這個居家環境給予人們凝結與滿足感，並使人們遠離對於權勢的永無止境的追求。他對於重複(reiteration)的詮釋對照於Baudrillard (1981)對於重複(redundancy)的分析也深具啟發性。Baudrillard將物視為符號，強調物的系統。也就是在符號系統裡的符號之間的關係才是重要的。他並不否認物的物質經驗的存在，但是在他的理論中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Baudrillard認為擁有物的過度使用，例如餐桌上蓋上桌布，而桌布上又蓋了一層透明塑膠布來保護，這傳達了階級的文化品味。但是McCracken卻認為重複性是創造家的感覺的方式。大量的照片、壁飾、書籍，以及圍繞擁抱的重複動作，包括外牆上的長春藤、外牆、伸出的屋簷、書牆、記憶牆、環繞的家具、以及圍繞的家人，共同創造了家中包被圍繞的甜蜜溫暖感覺。      畢恆達（1996）針對台北都會區中產家庭的研究，則發現許多受訪案例中，太太希望客廳就像個「兒童遊戲場」或「可以在其中喝茶與聊天的和室」，而先生則仍偏好水晶吊燈與進口皮沙發，認為客廳如果不夠氣派可能有失面子。也就是說，婦女把家視為家人共享的空間，重視小孩的發展、活動空間，以及家人情感交流的機會；然而男性則將住宅視為物理空間、較重視家做為對外展示的場所。對於男同志伴侶而言，家與客廳則又可能有了不同的意義。處在一個同性戀污名的社會中，同居仍然是一件極為私密的事情，不僅要向社區鄰居隱藏同居的事實，住宅也盡量不要向不知其性傾向的親友開放(畢恆達、吳昱廷，2001)。因此，還在「衣櫃」（即尚未現身）中的同志伴侶，就不會歡迎親友的拜訪。結果客廳做為社會地位展示場所的象徵意義就顯得不重要了，甚至是否還需要客廳這樣的空間也存疑。例如有對男同志伴侶在原屬於「客廳」的空間擺上大長桌與書櫃，看不到傳統客廳中常見的沙發與電視，這邊是他們看書、聊天與工作的地方。也有男同志伴侶在客廳裡擺放做愛用的保險套與潤滑劑，使客廳成為伴侶親密的情慾空間，徹底顛覆了客廳的傳統空間意義。    家是一種詩意的棲居          海德格(Heidegger, 1971)的存有學為環境研究開啟了新的方向。他認為棲居(dwelling)的本質為，人照料滋育大地中自行生長的生物，並築造不能自行生長的物，亦即讓家屋與周遭之物各適其所，並讓人自由的寓居其中。人文學者段義孚(Tuan, 1977)則運用具體的日常生活經驗來描述人與其家園環境的關係。雖然缺少傑出建築物與歷史的魅力，又缺乏高度意象性的形貌，但是我們卻能夠在家這如此小而熟悉的世界中，體驗無窮複雜豐富的日常生活。家的所在和每天的生活讓人覺得實在(real)。而實在感涉入我們的整個存有與各種感覺。      魯凱族的奧威尼在十餘年前辭去平地的工作，回到舊好茶重建自己的傳統石板屋老家。家對他而言，除了是活著的家人與故去的親人與祖先形骸的棲身之所，也是靈魂的歸宿。每天例行的打掃家屋、修水管、撿木材生火炊食與取暖等活動，照料了家屋，也讓他得以自在地進行寫作。而屋外的植物是季節變化的指標，也是人與自然天候相處的訊息來源。「就按照花開的訊息…不是讓手錶來統治我們。」(王應棠，2000)石板屋頂和石牆可以阻擋暴風雨和驕陽。由於整座家屋均以乾砌築成，石牆及屋頂均有縫隙，通風良好又可防止雨水入侵，在屋內生火時還會從石板縫中排煙，因此奧威尼說石板屋是會呼吸的房子。主柱和後牆的小龕是留給神聖事物的，中央石板下則為祖先及死去親人的安歇之地。生活在屋內的家人則從出生時與父母睡在後室，到青少年時移至前室，結婚繼承家屋後回到後室，老年時則睡在中室靠近灶而較為溫暖之處。於是一座石板屋為住在同一屋內的幾代人設計了各有特色的空間與時間的旅程，同時也為神靈與聖物安排了適當的位置。    家的意義的性別差異          在社會科學與地理學的領域裡，一個充滿意義、讓人感覺安全與依戀的地點，一直是理論家所追求的理想空間，而家通常是他們所嚮往的(如Bachelard, 1969; Relph, 1976)。建築與環境心理學家也不斷地強調住宅的私人(private)本質。「家是危險世界裡的安全堡壘、沒有懷疑的確定地點、陌生世界裡的熟悉的地方、世俗世界中的神聖地點。」(Dovey, 1985, p. 45)「家是都市生活的洶湧波濤中的天堂。它包容我們所熟悉的，是我們覺得最舒適的地方，也是我們最知道什麼事情會發生的地方。」(Appleyard, 1979, p. 4)然而男性的研究者，經常忽略了婦女在創造家與社區的地點感與歸屬感時，所付出的精神與勞力。Schott (1991)質疑高達美用「在家」(at home)做為理解我們與語言傳統之間關係的隱喻。因為重要的不只是在家，我們還要問這個家是在那裡，而又有那些歷史被消音以保護這個家。家一方面是婦女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婦女成長的機會。對於男人而言，家可能是白天辛苦工作之後，晚上回來休息的地方；然而家卻是婦女家務勞動的場所。      Hayward (1975)有關「家的意義」的研究發現女人較常將家視為自我認同的表達。對婦女而言，家的意義在於重要的社會關係；家同時也是一個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場所。而男人則較常將家視為一個物理空間(physical space)，並將家的意義與童年連結。亦即在離開以家為中心的童年生活後，男人較難與家有感情的黏結。尤其是在外工作，而不分擔家事的男人。      其他英美的性別論述中有關住宅空間的討論，有許多集中於「郊區」的問題(Peterson, 1987)。由於工作、休閒場所與住宅在空間上的隔離，加上大眾運輸的不便與鄰里公共設施的缺乏，婦女面臨了社會隔離、知識停滯、缺少工作機會與生活無聊的處境(Saegert & Winkel, 1980)。婦女認為郊區住宅對於小孩來講是一個比較健康的成長環境、是丈夫休息的地點、財物的投資以及社會地位的來源；但是它同時代表犧牲了都市所帶來的刺激、社會關係和獨立。郊區更加強了公共與私密的區分，女人屬於私密的家務領域，男人則屬於公共的生產領域。      家事是女人的責任，許多男人和女人都如此認為。然而全年無休的家務勞動犧牲婦女自己的休閒時間、阻礙婦女的職業生涯、限制婦女的外出自由，也給婦女的生活帶來莫大的壓力。在女性意識不斷覺醒時，儘管男性的價值觀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仍然不願分擔家事的責任，但是家庭中家事要求的標準已經可能降低或者增加外食的比例等，以減輕婦女的家務勞動負擔。一位家庭主婦與女兒離開家到旅館居住，每天早上起床不必摺棉被、吃完飯不必洗碗、晚上母女坐在床上談心，她說她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覺(Abraham, Danielson, Eberle, Green, Rosenberg, & Stoner, 1991)。      父系社會的財產繼承，是一個以男性為主軸的財產流通系統。兒子做為父親財產的優先繼承者，而女兒只是暫時居住在家中，一旦到達適婚年齡，就等著嫁入另一個男人的家。在父系家庭制度之下，住宅空間的分配與使用成為服務父權的機制。男性充分享有休閒娛樂與閱讀充實的空間，男方父母理所當然可以進入家庭；然而女人在家裡卻找不到獨處、做自己的事的地方。家事由女人來負擔，住宅內的家務勞動空間卻始終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女人的空間」的命名、廚房與客廳等空間的重新設計，或者可以提昇家務工作的空間品質，並挑戰現有的男性價值觀，將婦女從家務勞動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家做為壓迫與抵抗的場所          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研究者指出，對於女性而言，這些日常生活的空間經常充滿了痛苦的故事。家可能不是安全的地方，而是壓力的來源。有些婦女必須在情緒、認知與行為方面，遠離那些與創傷連結的生活空間。而長期的受害者，可能持續地搬家或壓抑童年空間的記憶。有的則由於沒有能力離開家而覺得無助(Rubinstein, 1993)。根據一項美國的研究顯示，住到公立收容所的女性遊民中有40％是被毆妻子，而其中的三分之二則經歷了家庭的解體(Sullivan & Damrosch, 1987)。而吳瑾嫣(2000)有關台灣女性遊民的研究也顯示，婚姻關係中的伴侶身體虐待、性虐待與精神虐待所造成的傷害是促使她們離家或離開伴侶的主要原因。女性遊民離家的生命歷程揭示了父權家庭意識形態的壓迫所在。我們往往視家為情感滋潤之處，忽略了背後的不平等權力關係，因而陷入了甜蜜家庭的幻滅之中。胡幼慧(1995)也指出三代同堂的迷思與陷阱。三代同堂中的三代指的其實是「父系三代」，而三代同堂的語言更模糊了社會變遷下多樣的老人居住方式以及各種照顧作伴的空間組合。她更進一步指出三代同堂的政策仍然框架在私化照護的層面、讓執行孝道的主要人物「媳婦」銷聲匿跡、加強重男輕女的理性表現、使兒女盡孝呈現層層障礙、貶抑了西方公共福利政策、同時也延誤了民眾爭取社會福利的集體政治力量的產生。      雖然家是個人自我認同表達的媒介，但是事實上從照片到唱片都傳達了異性戀認同，而遮蔽了家庭成員中的同志認同。因此家中的同性戀者並不覺得有家的感覺。住在原生家庭中的男女同志，在父母的凝視下，無法展現其同性戀認同，一方面要將同志書籍與影帶藏好，一方面也不敢將同性伴侶帶至家中。當然在一個嚴密的異性戀監控系統中，同志仍然有突破其限制的可能。他們可以使用同志內部溝通（也就是模稜兩可）的語彙來傳達自己的同志認同，例如芭芭拉史翠珊、王菲或黃鶯鶯的CD、一個紫色的相框，或是在窗戶玻璃上黏貼粉紅色倒三角（既是逃生出口標誌又是同性戀記號），來享受歪讀的樂趣。在異性戀者的面前，這些只是個人興趣的展現，並無特殊的意義；但是在同性戀友人的眼中，卻是溝通同志社群認同感的媒介，同時也滿足了個人展現自我的需求(畢恆達、吳昱廷，2000)。      當前的住宅市場提供了大量以核心家庭與三代同堂家庭為訴求的住宅空間，在一成不變的空間格局中，忽略了另類家庭的空間需求。不婚同居、單身女人、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等。異於傳統父權家庭的「另類家庭」，一直被視為是不穩定的、難以維持的、暫時性的居住關係，因此，也就得不到建築專業與房地產市場的關注。且讓我們破除父權家庭意識形態、創造各種不同組合的居住空間、在家中創造女人的空間、顛覆原有客廳廚房的意義、重新調整家務分工，讓「家」有更為開放而多樣的可能。    家的失落          家不只是一個居住的空間，也提供我們時間上的認同。在家裡，一切東西與空間的安排都是非常熟悉的，日復一日的處身於這個環境之中，它變成是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Seamon（1979）指出空間變成是一個植基於身體之中的前反思行動的場域（field of pre-reflective actions）。即使是深夜裡沒有燈光，我們還是可以用身體去感覺環境，知道家俱所在的位置，在房間裡行走。每天晚上我們事情做到一半沒有完成，我們知道明天早上起床之後，就可以繼續，不必一切從頭再來。離開家到一個陌生環境裡，我們要時時提高警覺、要去適應環境，可是在家裡我們可以放鬆、感到安全與連續性。家也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讓我們可以安排未來。它不只是個人自我認同的再現，也孕育了認同成長的環境。自我認同的成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靜態自我意象的反映；它需要一個允許現在與未來、經驗與想像互動的可能。知道我們可以安居在一個地方而又有可能改變它，讓我們可以建立未來的夢想（Dovey， 1985）。所以人與家的黏結也不是靜態的存在，它是一個過程；透過不斷發展的事件，我們維繫了與環境的關係。變換家俱的位置或者重新裝潢，改變了環境，但是仍然維持甚至可能加強了我們與家的黏結。如果人們無法改變環境來支持其所慾望的認同或目標，則這個黏結就可能消退。但是如果環境受到外界力量的衝擊或破壞，以致於居住者必須花費非常大的心力去維持其生命的連續與穩定，則個人的認同也可能受到傷害（Brown & Perkins，1992）。      Korosec-Serfaty與Bolitt (1986)研究居家遭小偷的經驗，指出遭竊之後，家作為一個堅強提供保護的象徵意義被摧毀了。房子的意象改變了，它本來要保護人，現在卻成為人要加以保護的對象。而小偷破壞了大門做為住宅內外、公私的界線，讓居民彷彿赤裸著身體受到陌生人的凝視。被偷竊的事實顯示不只是財產受害，財產所有人也受害，而父母在兒女眼中成為一個受害者。受害者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的、質疑自我掌控生活事件的能力、進而影響自我認同。住宅原來是父母角色展現的主要場所，偷竊尤其讓人對自己做為父母的權威感到懷疑。      住屋的擁有權提供了建構家的可能，不再需要寄人籬下、不再需要短期搬遷，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布置住宅、並且給家庭成員穩定感，成為籌畫未來的基地。但是突來的環境災害，不僅破壞了住宅空間本身，也讓有些人追求自有住宅的神話破滅。一位民生別墅輻射屋的居民說：「我一看到那根柱子，就知道這是輻射鋼筋，它不必寫字。...我坐在這邊看電視，心裡想到這根柱子…想到我老婆...覺得好恨，好想把那根柱子敲掉。」(畢恆達、郭一勤，1999)美國一個地下水污染社區的住戶，就經常在星期假日外出，以免在家望水興嘆，徒增焦慮。他們甚至幻想當他們回家的時候，最好房子已經被火燒掉了（Edelstein，1988）。一位住在埔里的朋友在921地震後原來居住的大樓究竟能不能整修還是要拆除重建一直懸而未決，因而無法規劃自己的生活，她覺得「有的時候希望房子乾脆倒了算了」。這些實例顯示人與住宅之間原有的地點黏結隨著災害而失去，並且轉化成為一種人與住宅疏離的關係。      然而對於民生別墅的居民而言，由於輻射的介入，使得家由原本的「避難所」、保衛家人生活與安全的地方，變成是家人要為之抵抗、保護的對象（Brown & Perkins， 1992）。林肯大郡的居民也表示：「我昨天還做惡夢，夢見我家的窗戶掉下來，我用手扶著窗戶。」一個原本日常最親密的生活空間，變成一個讓居民想要逃避卻又是不得不面對的地方。回家不再是期待。家變成是一個想逃離的地方。出去不再有目的，只是為了要出去。      Bachelard（1969）曾經用森林裡的小屋作為家的原型，即使狂風暴雨來臨，小屋也跟著顫抖，但是屋裡的人知道在屋裡他就是安全的。遮風避雨本來是住屋最基本的功能，然而對於林肯大郡或是民生別墅的部分居民而言卻連這個功能也受到威脅。颱風來了，政府或親友可能會告訴你最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因為外面很危險，而家裡是安全的。但是林肯大郡的居民在颱風來臨前卻要趕快「跑到人家家裡逃難」。我們常說家是避風港，這裡指的不只是家提供了物理環境的安全，它也是外在險惡的社會環境中一個安全的堡壘，一個可以與親人共享感情的場所。林肯大郡的居民則覺得無法自外於危險的情境。一位居民從外面回家，她表示她是：「剛從北投坐計程車回來，從陳進興的懷抱逃到林肯大郡的懷抱。」由於鑑定報告無法給居民確定安全的訊息，加上居民從日常生活環境中的觀察（例如日益擴大的牆壁裂縫、雨後地面不斷湧出的水），導致家不但無法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反而是危險的來源。「我每天晚上都做惡夢，夢到從懸崖摔下去。」「發生事情後的兩個禮拜內，我們都是穿好衣服睡覺，隨時準備逃難。」      家不再是一個安全而溫暖的地方，而是一個你想逃離的空間。因為「你出去就感覺很好，你一回來感覺就壓力很重。」「以前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我都和孩子說，沒事不要在外面晃，回家最安全。現在家變成最危險的地方。」一位民生別墅的住戶則形容：「以前出去玩，是為了出去『玩』；現在出去玩，是為了『出去』」(畢恆達，2000)。      余德慧(2001)指出殘破家園必然涉及移位。正如雖然我們不歡迎病痛，但一旦疾病來造訪我們，我們可以由身體症狀信息中，理解健康問題之外，可能另有深意。容格曾說：「眾神通過疾病來造訪我們」(Northrup, 2000, 序p. 5)。經歷疾病是痛苦的，但能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重新意識生命的可貴。民生別墅與林肯大郡的居民除了「站在舊有的基礎悼念殘破」之外，也還在追尋一個充滿安全、遮蔽、控制感、認同與親密感的家，尤其是有的男人更加的努力賺錢、期待有事業的第二春好讓家人能夠趕快擁有一個新的安全的家。當然也有人處在矛盾之中，既期待自有住宅的踏實，又深怕它成為負債。尤其在九二一地震之後，有的人更覺得住宅不是追求的夢想，因而寧願「逐水草而居」，以免另一次災害讓住宅成為擺脫不掉的枷鎖。  註：家是一種詩意的棲居這一節由王應棠協助撰寫。        [back](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  HERS) |
| ▲   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 |
| 本文為「空間詩學」一書的序  家的想像與性別差異  畢恆達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出生於距離巴黎東南二百英哩鄉下的一個雜貨商與鞋匠的家庭，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1884-1962)從小立志成為工程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戰壕中待了三年之久，隨後改行修習哲學，並於1927年以「論接近的知識」以及「固體熱力學」二篇博士論文獲得博士學位。接下來的十年當中，他又發表各種科學認識論的著作，質疑先驗知識以及客觀性。「火的精神分析」(1938)一書則開啟他對於宇宙四個元素：火、地、氣、水的心理意義分析，他的關注也從物理科學轉向意識的現象。他關心創造思考如何成形，因而連結了知識哲學與想像詩學，以及科學認識論與心靈現象的研究。他將認識論探究的焦點從「系統知識的連續性」轉向「中斷連續的阻礙與事件」，藉以在思想的進路中產生新的想法。他的「認識論斷裂」的觀點，也影響其後傅科（知識考古學）與孔恩（科學革命的建構）的知識體系。  認識論和詩學，看似二件不相干的題目，但是在他的身上，這二者不但沒有對立，而且可以融合在一起。他甚至進一步提出「我夢想，所以我存在」這樣的看法。巴舍拉離開世間已經四十年，如今重讀他的作品，他所提出的「科學與詩」以及「實驗與體驗」之間的交互關係，仍然深具批判的力量。也難怪Dagognet為他所寫的評傳的書名就叫做「理性與激情」。  巴舍拉雖然接受物理學與科學哲學的訓練，但他將注意力從物理的空間轉向想像的空間，也就是從客觀的理論思考轉向詩意的想像，發展出一種詩意想像的現象學取徑。這種取徑需要靈魂的承諾與投入，它不是心智的現象學而是靈魂的現象學。空間因而從心智的客體轉變成為與靈魂深刻迴響的力量。而意象在我們的心裡共振，徹底捉住我們。於是詩人的存在就是我們的存在；我們會覺得詩的意象好像就是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或者至少是我們所應該創造出來的。閱讀「空間詩學」應該也會有這樣的感受。  「空間詩學」的法文版本出版於1957年，英文翻譯出現在1964年，相對的，中文翻譯本則晚了四十餘年。在現代主義晚期建築文化已經快要窒息的氛圍中，現象學以及象徵意義的追求為建築注入豐厚的養分，此書在這樣的時期出現，自然激起建築的許多深刻想像。巴舍拉開展了對於鍾愛空間的系統性分析，也就是場所分析(topoanalysis)。雖然他關注於文學意象的心理動力，但是建築師認為他的空間想像正好可以對抗科技實證主義與抽象形式主義，並作為正在浮現的結構主義的另類提案。諾伯休茲(Norberg-Schulz)這位重要的建築現象學學者，就在他的「實存空間與建築」這本書中，將「空間詩學」與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建居思」以及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中有關空間的章節等並列為建築必讀的經典。  在「空間詩學」這本書中，巴舍拉認為空間並非填充物體的容器，而是人類意識的居所，他說：「在家屋和宇宙之間，這種動態的對峙當中，我們已經遠離了任何單純的幾何學形式的參考架構。被我們所體驗到的家屋，並不是一個遲鈍的盒子，被居住過的空間實已超越了幾何學的空間。」因此我們所要關心的不是住屋形式或舒適與否的分析；易言之，建築學就是棲居的詩學。書中最精彩之處，莫過於對於親密空間的描繪與想像。他指出家是人在世界的角落，庇護白日夢，也保護作夢者。家的意象反映了親密、孤獨、熱情的意象。我們在家屋之中，家屋也在我們之內。我們詩意地建構家屋，家屋也靈性地結構我們。  家屋的意象，具有垂直性與中心性。垂直性以閣樓與地窖來展現，而中心性則以森林中的茅草屋來展現。家屋從地面興起；屋頂代表理性，地窖代表非理性。愈接近屋頂之處，我們的思考與作夢愈清明，因此我們爬上閣樓以獲取清楚的視野，在那我們可以欣賞桁架結構，參與木匠的幾何觀。但是地窖是家屋的黑暗地帶，我們參與了暗層的力量。當我們爬上閣樓的時候，不會為奇怪的聲響所震懾，因為我們位於理性的區域；但是我們走入地窖時會感到恐懼，因為這是非理性的區域。他從詩的意象的觀點，對於都市與科技的批評至今仍然擲地有聲。  巴黎根本沒有家屋。大城市的居民是活在一層一層疊幢架屋的盒子裡。…摩天大樓根本沒有地窖，從街道到屋頂，一個房間密密麻麻的疊在另一個房間上頭，而破碎的天空線所形成的帷幕，包圍著整個城市。但是，城市建築的高度，純粹只是一種「外在的」高度。升降電梯廢除了爬樓梯的英雄光環，自此，已不存在任何往上住得接近天空的感覺。「在家」，已經變成一種純粹的水平範圍。不同的房間，組合成不同的生活機能，塞進一個樓層，對於私密價值的區分和分類，完全沒有什麼基本原則可循。…除了欠缺縱深的私密價值之外，大城市裡的房子，也缺乏遼闊的宇宙感(cosmicité)。因為在這裡，房子已經不再是蓋在自然的環境裡，空間與家屋之間的關係，變成一種人工關係。跟房子有關的所有事情，都變成機械性的，因而，私密的居住生活，從每一個角落逃逸，『街道就像導管，人們通通被吸進裡面去。』…打雷的時候，家屋不再顫抖…我們的家屋緊密比鄰而居，我們不再害怕。巴黎的暴風對它的做夢者所造成的個人侵襲感，絕對跟隱逸者之家屋裡面的做夢者所感受到的侵襲感，截然不同。  「空間詩學」對於建築學，尤其是有關家的研究影響至深；法國一位環境心理學家Korosec-Serfaty還根據他的理論在法國進行經驗研究，討論閣樓與地窖對於當代法國人的意義。巴舍拉的書當然並非完美無瑕，也曾遭致批評，尤其是來自於女性主義者的挑戰。女性主義者認為他把家視為親密、安全的避難所，忽略了家庭暴力，以及婦女的家務勞動。我們為甚麼理所當然認為家比街道安全？家這個讓男人可以做白日夢的避難所，其實正是社會期待女人生產維持的場所。男人把家視為理所當然，甚且要求女人去經營這個空間。對於女人而言，家除了親密、安全之外，家也經常就是勞動的場所，甚且是經驗家庭暴力的地方。當然也有人認為這種批評，無法打擊巴舍拉思想的核心，因為他只是指出家的詩意的想像，指引我們一個方向，即使目前我們並未到達。  不過我認為這並不只是實然與應然的矛盾而已。女性主義者首先就從巴舍拉的方法論著手，進而指出他思想的問題所在。解析他的方法，我們將發現一個平靜安全的家的故事其實正與自主性的男子氣概描述若合符節。也就是說，他方法學上的選擇只研究幸福空間，結果正決定了家會是一個怎樣的場所。巴舍拉自陳：  事實上，我想檢查的意象很單純：幸福空間(espace heureux)意象。就這種取向來看，這些研究可稱得上是空間癖(topophilia)。它們想要釐清各種空間的人文價值，佔有的空間、抵抗敵對力量的庇護空間、鍾愛的空間。由於種種的理由，由於詩意明暗間所蘊涵的種種差異，此乃被歌頌的空間(espace louangés)。…這些研究中將很少提及有敵意的空間，仇恨與鬥狠的空間，它們只能放在以激烈的題材和世界末日的意象下研究。單就現在來說，我們要考慮的是產生吸引力的意象。  女性主義者繼續指出他的現象學方法從內省出發，破壞了發生多元對話的可能性，把社會性與時間性都從場所建構中剔除了。因為不容許別的聲音，也就排除了不同觀點與視野的可能。他的空間分析，雖然是在說一個自主性的故事，卻將他的依賴性置於暗處。於是一個理想的家，變成是一個人在其間移動，不會有其他人在其眼前出現。任何他想要的東西都會有人無聲無息地提供給他，而不會侵犯他的意志、隱私與自愛。他只關心家的想像，卻不關心空間如何創造與維持。我記得我曾經進行有關理想的家的研究，結果無論男女，都有人說：「家就是我上班工作回家，有一盞燈在那等我的地方。等我進了屋裡，桌上就有一杯燒好的熱茶。」然而，誰會是那個等待、煮茶的人呢？  巴舍拉也許真的可以在他所描述的空間中生活，但是許多人卻不可能有相同的機會過這種生活。即使在家中，女人的自由與舒適仍有可能遭受剝奪。有太多的女人告訴我，先生在家中會「提醒」她：「女人站要有站相、坐要有坐相」；在開口與先生說話之前，要先在腦中演練幾遍才敢開口，以免說錯話，挨先生罵；一位女學生連在房間裡睡著了，睡成大字形，都讓父親警告以後會嫁不出去；一位婦女甚至說：「先生不在家，我才有在家的感覺」。  此時巴舍拉以及其他無數的文學作品與建築論述中這種寧靜安全的家的想像可能就是一種霸權，因為得不到的人都還相信他。吳瑾嫣針對女性遊民的研究發現，經由媒體的意象以及政策的論述，渴求一個甜蜜的家的迷思在孩童時期即已出現，以致於遭受婚姻暴力繼而被趕出家門的女遊民，仍然對傳統的家充滿了憧憬。我們認為在家中是安全的，這是正常規範，也是我們所期待的，以致於誤認在家中所遭受的暴力，而對暴力感到訝異。更嚴重的是，當有暴力產生的時候，女人會認為那是她們的錯，因為無能建構一個安全的家顯然是她們的失敗。  回到台北生活的現實空間，有無數人每日出入在地鐵、電梯與空調的高樓中。台北一０一金融大樓，有世界速度最快的電梯，可以在39秒內將乘客載到89樓的觀景台，然而我們卻不可能有那種克服重力、爬樓梯到閣樓、跟天空接近的感覺。躲在鋼筋混凝土的密室中，也很難體會暴風雨中小茅草屋隨之顫抖，而我們圍在壁爐前，就著火光一起談心的氣氛。這個時候，「空間詩學」讀起來就更加令人動容。只是我們也別忘了，受到家暴的婦女，會怎樣解讀「空間詩學」呢？    [back](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  HERS)      參考文獻  Abraham, L., Danielson, M. B., Eberle, N., Green, L., Rosenberg, J., & Stoner, C. (1991). Reinventing home: Six working women look at their home lives. New York: Plume.  Amaturo, E., Costagliola, S., & Ragone, G. (1987). Furnishing and status attribut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living roo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2), 228-249.  Appleyard, D., (1979). Hom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11(3), 4-20.  Baudrillard, J.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Bachelard, G.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New York: Beacon Press.  Bonnes, M., Giulian, M. V., Amoni, F., & Bernard, Y. (1987). Cross-cultural rule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iving roo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2), 204-227.  Brown, B. B., & Perkins, D. D. (1992). Disruptions in place attachment. In I. Altman & S. M.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12, 279-304). New York: Plenum Press.  Casey, E. S. (1997). 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in, F. S. (1935). A measurement of social statu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stitution. New York: Harper.  Christensen, K. E. (1981). Geography as a human science: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Cooper, C. (1974). The house as symbol of the self. In J. Lang, C. Burnette, W. Moleski, & D. Vachon (Eds.), Designing for human behavior (pp. 130-146). Stroud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Dagognet, F. (1997). 理性與激情：加斯拉‧巴什拉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Dovey, K. (1985). Home and homelessness",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pp. 33-64), New York: Plenum Press.  Duncan, J. S., & Duncan, N. G. (1976). Housing as 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In G. T. Moore & R. G. Golledge (Eds.), Environmental knowing (pp. 247-253).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Edelstein, M. R. (1988). Contaminated communities: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residential toxic exposur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Hayward, D. G. (1975). Home as an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 Landscape, 20(1), 2-9.  Heidegger, M. (1971).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Korosec-Serfaty, P. (1984). The home from attic to cella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 303-321.  Korosec-Serfaty, P., & Bolitt, D.(1986). Dwell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burgla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6, 329-344.  Laumann, E. O., & House, J. S. (1970). Living room styl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The patterning of material artifacts in a modern urban communi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54, 321-342.  Marc, D. (1977). Psychology of the house (J. Wood, Tr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McCracken, G. (1987). "Homeyness”: Culture made material in the modern north American home. Working paper No. 87-105. Guelph,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Guelph.  Northrup, C. (1998/2000). 女人的身體，女人的智慧。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Ockman, J. (1998). Review of “The Poetics of Space.”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6, 1-4.  Parinaud, A. (2000). 巴什拉傳。上海：東方出版中心。  Peterson, R. B. (1987). Gender issues in the home and urban environment. In E. H. Zube & G. T. Moore (Eds.), Advances in environment, behavior and design (Vol. 1) (pp. 187-228). New York: Plenum Press.  Pratt, G. (1982). The house as an expression of social worlds. In J. S. Duncan (Ed.), Housing and identity: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35-180).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rice, J. M. (2002). The apotheosis of hom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 pace of violence. Hypatia, 17(4), 39-70.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Rubinstein, N. J. (1993).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Home as "trauma": The lessons of the unspok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ssociation.  Saegert, S. (1985). The role of housing in the experience of dwelling.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pp. 287-309). New York: Plenum Press.  Saegert, S., & Winkel, G. (1980). The home: A critical problem for changing sex roles. In G. R. Wekerle, R. Peterson, & D. Morley (Eds.). New space for woman (pp. 41-61).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chott, R. (1991). Whose home is it anyway? A feminist response to Gadamer‘s hermeneutics. In H. Silverman (Ed.). Gadamer and hermeneutics (pp. 202-209). New York: Routledge.  Seamon, D. (1979).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Sullivan, P. A. & Damrosch, S. P. (1987). Homelessness and the meaning of home: Rooflessness or rootless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6(4), 529-539.  Tuan, Y.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Weisner, T. S., & Weibel, J. C. (1981). Home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s in California.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3, 417-460.  王應棠（2000）家的認同與意義重建：魯凱族好茶的案例。應用心理研究，第8期，第149-169頁。  余德慧（2001）殘破家園的心理學方法。應用心理研究，第9期，第16-20頁。  吳瑾嫣（2000）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第8期，第83-119頁。  吳瑾嫣（2000）女性遊民研究：家的另類意涵。應用心理研究，第8期，頁83-120。  胡幼慧（1995）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台北：巨流。  畢恆達（1996）已婚婦女的住宅空間體驗。本土心理學研究，第6期，頁300-352。  畢恆達（2002）家，自我之象徵。誠品好讀，第27期，頁42-44。  畢恆達（1996）已婚婦女的住宅空間體驗。本土心理學研究，第六期，第300-352頁。  畢恆達、吳昱廷（2000）男同志同居伴侶的住宅空間體驗：四個個案。應用心理研究，第8期，第121-147頁。  畢恆達、郭一勤（1999）科技神話的夢魘：民生別墅住宅輻射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三十五期，第111-162頁。    延伸閱讀  Ahern, S. & Bailey, K. G. (1997). 另類家庭：多樣的親情面貌。台北：天下文化。  Altman, I., & Werner, C. M. (Eds.). (1985).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Vol. 8. Home environment. New York: Plenum Press.  Benjamin, D. N., & Stea, D. (Eds.). (1995). The home: Words, interpretations, meanings, and environments. Brook Field, VT: Avebury.  Chandler, M. R. (1991). Dwelling in the text: Houses in American fi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oper Marcus, C. (1995/2000). 家屋，自我的一面鏡子。台北：張老師文化。  Davison, J., & Davison, L. (1994). To make a house a home: Four generations of American women and the houses they lived 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Glen, S. & Pesaresi, M. (1997/1998). 家。台中：晨星。  Hayden, D. (1981).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Hayden, D. (1984). Redesigning the American dream: The future of housing, work, and family life. New York: Norton.  Ierley, M. (1999). The comforts of home: The American house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onvenience.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Kron, J. (1983). Home-Psych: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ome. New York: potter.  Lupton, E. (1993). Mechanical brides: Women and machines from home to office. New York: Cooper-Hewitt. National Museum of Desig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Mairs, N. (1995). Remembering the bone house: An erotics of place and space (2n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Roberts, M. (1991). Living in a man-made world: Gender assumptions in modern housing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Rybczynski, W. (2000/2001). 金窩、銀窩、狗窩：人類打造舒適家居的歷史。台北：貓頭鷹。  Wood, D., & Beck, R. J. (1994). Home rul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子敏（1988）小太陽。台北：純文學。  翟敬宜等（1995）家的故事。台北：民生報社。    [back](http://www.bp.ntu.edu.tw/hdbih/%E9%9B%BB%E5%AD%90%E5%A0%B1%E7%AC%AC%E5%9B%9B%E6%9C%9F%E5%B0%88%E5%88%8A%E5%AE%B6.htm#%E4%BA%BA%E8%88%87%E7%92%B0%E5%A2%83%E7%A0%94%E7%A9%B6%E9%9B%BB%E5%AD%90%E5%A0%B1  HERS) |
| 本期責任編輯介紹    第4期責任編輯：[唐筱雯](mailto:d88544002@ms88.ntu.edu.tw)  大學時代念的是心理系，常常在實驗室裡陪小白鼠練雜技，以為自己將來只能到馬戲團工作。研究所一頭栽進環境心理學的領域，現在還蹲在學校裡念博士，從此知道「學海無涯」是什麼意思。主修環境心理學、輔修性別研究，只要看見可愛的童書、繪本、小東西，就會忘記自己的「世俗年齡」，忍不住發出「好可愛喔～」的驚呼聲！ |